



在鲁迅先生逝世九十周年前夕,“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”得主汪兆骞书写的《鲁迅正传》问世了。这部书以客观平视的视角,追寻鲁迅“非凡与平凡”的人生之路,还原了栩栩如生的鲁迅,真实再现了鲁迅伟大而普通的一生,这些严谨冷静的文字构成了鲁迅人生的完整记录。

《鲁迅正传》以两条线索展开,主线是鲁迅的生活成长、性格思想形成和创作经历,聚焦鲁迅从绍兴少年到文学巨匠的生命轨迹,从鲁迅所处时代、环境,以及亲朋、战友入手,客观公正地叙述其人其事,力求不神话鲁迅,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鲁迅;副线则是被遮蔽的朱安夫人的人生经历,两线交织,多维度多层次再现鲁迅的人生与思想。

对传主鲁迅,汪兆骞既不仰视,也不俯视,而是采用平视的姿态观察审视,注意搜集鲁迅日常生活中的原貌,客观冷静地复原其真实的情状。汪兆骞既讲鲁迅伟大光辉的一面,他的勇敢、他的热忱,也谈鲁迅的固执、片面等局限性。比如,鲁迅特别喜欢绍兴戏和另一些地方戏,唯独不喜欢京剧,还把京剧看成“皇家的供奉”,讥讽梅兰芳“女扮男装”。鲁迅的偏执还表现在他坚持“废除汉字”上。鲁迅发表《汉字和拉丁化》一文,认为汉字非废除不可,汉字非走拉丁化、拼音化的道路不可。实际上,汉字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,是中国文化的根基,又是中国书法艺术之源,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。《鲁迅正传》不回避鲁迅的偏执和秉性多疑、一生结怨太多、无端骂人等缺点,尽力还原鲁迅作为凡人的一面,这样的传记,“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”,真实可信而耐读,体现了某种意义上的“正传”的特点。

鲁迅的光芒耀眼,看到伟大如鲁迅者也无法摆脱现代文人生活本有的平凡与庸琐、寂寞与单调,这能够使我们得到诸多安慰,增加我们渺小人生的意义与严肃性,给我们以提升与鼓舞。分享鲁迅的烦恼减轻了我们的烦恼,体味鲁迅的孤独使我们心灵有伴。

史料、史实是撰写人物传记的起点和基石,也是沟通历史对象的唯一桥梁。《鲁迅正传》大量引用了鲁迅的日记、书信、诗稿、绘画、书法、手稿、信札、影印件、文献等史料。日记是写给自己的,书信是写给友人的,文章则主要是写给同代与后代的陌生人的。这些不同目的的文字也从各个角度丰富了我们对鲁迅的全面认知。此外,该书还精心选择了几十幅关于鲁迅的珍贵历史照片作为插图。

总之,汪兆骞的《鲁迅正传》为众多鲁迅研究者、仰慕者、追随者和爱好者,提供了又一个新维度的个人化文本。

“大匠”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儿。这个读音让我脑海里反射出的不是“大巧不工”“工匠精神”,而是相声里的段子,说某人没文化,把“北大医院”念成“此大酱碗”。对,大酱是混沌的,糊涂的,搅和不清的,更符合这个时代某些“著名作家”形象。

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张英《大匠来了:著名作家访谈录》首先起到的是一个澄清的作用。我也做过媒体,有过无数采访与被采访的经历,深知采访是一把双刃剑。面对已经被过多的报道与传闻搅成一碗大酱的对象,你是试图还原他的本色,还是越描越黑,在碗上再贴一道标签?如果想要澄清与还原,那手段是什么?

正是因此,我在看张英这本作家访谈录时,当然也关注大匠们的回答,但更会从提问者的角度,结合我知道的文坛知识,设想应该怎么去激发大匠们的表达欲,让他们说出不一样的干货与真情。

### 新与旧

人们总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其实机会主要给的是那些能坚持的人。书里的十几位知名作家,张英都是一路追踪下来的。其中如毕飞宇、刘震云、余华等,都是从20世纪90年代便认识熟悉,近三十年来一直没断了对话,以至于编列起来,形成一道“对话流”。以中国这三十年的变动之大,已经站上潮头的这些大匠们,创作、思想、生活上的变化同样极其剧烈。从他们的自述与反思里,

## 也明亮也苍茫

伊北长篇小说《青春外史》

◆ 梅雨墨



11月初的一天,接到伊北的电话,邀请我作为嘉宾参加他的新书发布会,作为好朋友,当然义不容辞。第三天,收到他的新书《青春外史》,厚厚的一本,458页,30余万字,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伊北花了两周时间认真地读了一遍,感觉很耐读,容量很大。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来写的,以考试为叙述主轴,从高一摸底考试开始一直到高三高考结束,描写了主人公周言这三年的学习和生活,是一部青春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。

我曾经写过一首以青春为题材的歌曲《也明亮也苍茫》,好像是冥冥之中的缘分,和《青春外史》非常契合。周言在高一时就非常清楚,高考是他人生唯一的出路。目标明确加上勤奋刻苦,所以他的成绩非常出色。周言10岁时父亲过世,母亲改嫁后的家庭对他不重视,不能给他应有的助力,母亲只是一味地忍耐和退让,这让周言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与此同时,租房住宿总是不尽人意,各种声音的干扰,考试成绩的波动、同桌的不停更换、代课老师的调整,使他经常感觉焦虑、迷茫和困惑,对高考也充满了担忧,这些掺杂起来导致一直名列前茅的他,高考成绩没有平时好;在选择学校时又出现了失误,他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,前景苍茫。这些情节的描写,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禁为他惋惜。

从周言的人物性格刻画来看,他勤奋好学、正直善良、乐于助人、是非观念强、要强、宽容,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,原生家庭对其成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,作者也通过具体的情节直接展现了他身上的一些缺点,比如内心深处的自卑、多疑、敏感,喜欢以自己的喜恶判断对错,甚至很多考虑都以自我为中心,对别人的解释盲目否定等,这些使得小说的人物立体而丰满,更加贴近现实。

青春是特别值得回忆和回味的,伊北选择青春作为主题是轻盈而浪漫的。在小说中,除了周言,他还认真刻画了一组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,像沈斌斌、杨绪、朱坤、黄蔓、李月、蔡玉、梁萍等,这些处于青春期的孩子,激情澎湃,敢爱敢恨,为了喜欢的人甚至写“血书”表白,热烈地吻对方,会为了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站出来与对方死磕,也会为了朋友的难处挺身而出。他们的价值观和是非观都还处在逐步建立的过程,这个阶段对于人生的发展至关重要,他们也会在互相理解和碰撞下,最终找到正确的道路,而这也正是成长的过程和意义。

文学作品都离不开现实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,离开了时代的作品就是无根的浮萍。人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,任何人的所作所为都离不开客观的生存环境。伊北的这部《青春外史》描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,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快速发展期,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。杨绪住别墅、喝“生命一号”营养品等给孩子们带来的冲击和内心的不平衡很明显。而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,希望通过高考去实现命运的转折。伊北通过对这些“小镇做题家”前生的挖掘,就像“探矿”一样,把人物放在相应的客观环境中加以观照,既看到人物的活动,又看到社会环境对人的生存所产生的影响;既能够看到人物自身的奋斗或挣扎,也能够看到社会群体的相互作用。

伊北创作的小说《六姊妹》,后由他编剧的38集同名电视连续剧,在今年大年初六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仅7分钟,就冲上了全国收视榜单第一名,受到亿万观众的喜爱。伊北的成功,在笔者看来,主要是把创作的视角更多地聚焦时代生活、时代人物,善于发现生活中感人至深的平凡人、寻常事,真实地再现一个个生动的生活场景,刻画人物形象、性格和精神气质,使文化积淀寓于其中。目前,《青春外史》的影视改编工作已经启动,我相信,同样以描写寻常人的小事为主的《青春外史》会让人们回忆起那些令人心动、难以忘怀的青葱岁月。

## 爱,如此被「看见」

◆ 南妮



这是一本创意独特的书,护封翻开,是一长幅色泽绚丽、情趣盎然的儿童画。《我开心,我喜欢——世外男孩的故事》,陈诺著,毛时安策划。这是一部成长的颂歌,爱是成长的核心。

忙碌的外公,一直细心地记着有关外孙的笔记,哪年哪日,陈诺从日本旅游回来,小脸紧贴着外公:“外公,我太想你了,就回来了。”在小陈诺的记忆里,外公会带他认识那些很有风度的艺术家,但“我很小的时候,他陪我坐在地板上一起搭积木。当我搭成一座五彩缤纷的房子时,他像孩子一样放声大笑。有时候还听我的指挥,从椅子下爬过去,在桌子下和我一起躲避外面的‘风雨’”。外婆呢,年轻时工作太忙,是市人大代表。妈妈告诉陈诺,外婆的爱原来积攒着,她把毕生的柔情都给了第三代。爸爸也是个细心的爸爸,觉得在儿子的成长阶段,“和他交谈是一个有趣的过程”。陈诺的每一幅画,每一段旅行视频都被爸爸精心存放。

小学班主任、教语文的林老师很早就发现了爱画画的男孩子,那含蓄却睿智的眼神。初中的班主任徐老师教历史,本人也像一个大男孩的徐老师,“他的历史课常常让学生在欢声笑语中度过”。陈诺细心地观察到:每次在线群中发通知或消息时,徐老师都会在前面加一句“孩子们”。“他对每个人都付出了同样的关怀,其中包括我。”而徐老师眼中的陈诺,觉得他“特别像圣·埃克苏佩里笔下的小王子:尽管世道喧嚣,尽管学业紧张,压力变大,但他心里始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纯真与童趣,沉浸在他的世界的平静与安宁中。”

“世外男孩的故事”书中,很多篇幅是陈诺的画。无师自通,自成宇宙,结构庞大,笔触灵异。《哈利·波特》全套手绘卡牌80张、连环画《加尼诺历险记》、根据游戏《原神》衍生的系列画,动物、植物、雨林、沙漠、大海与湖泊、人与神……在孩子浓郁强劲的创作力面前,大人的理解常常无法精准也无法穿透。孩子是否也可以反过来嘲讽:自以为是的大人们,你们忙你们的,我们琢磨自己的。成长之中,是必定带着一种孤独的。孤境是自赏,是元气的自我补充,也是坚韧的砥砺。而陈诺那幅献给母校的“世外小学3D迷宫”,几百个不同姿态的小人儿,静心去看,每一个幸福的微表情是有差别的。记录、描摹、心灵的牙雕,那蓬勃的热情,是出于对生活对学校巨大的爱。

常常,小孩的文字比大人还好看,它们带着纯洁的初心,真实的敏锐,勇敢的发现,美丽的幻想。天真是俗世的光亮,也最有引人魅力。如今的孩子,因为视野的开阔与天赋的聪明,他们的判断力一点不比大人差,思辨力超龄。在陈诺评论《西游记》的套路时,你感觉到了孩子的智慧。而他描述上五百人讲坛的忐忑,以及最后的成功,也如大人一样因平实而可爱。喜欢《哈利·波特》的读者会为小说里面人物关系的解读欣然吸引,会心一笑。

《我开心,我喜欢——世外男孩的故事》,是开放式的结构,作为读者的家长和孩子,会在书中家族“爱心树”那各个爱之角色中,找到自己的对应,感慨共鸣,浮想联翩。细腻敏感是人性的财富,无论将来时代有怎样的变化与发展,细腻敏感之人都会产生力量。这力量既灌注于自身,同时又会灌注于他人与社会。那往往不是“钝感力”,而是目标明确之力。“爱生爱,美生美”。



## 新与旧,大与小,变与常

### 评张英《大匠来了:著名作家访谈录》

◆ 杨早

吉光片羽的往事与神化报道,这些各自伸展的访谈内容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命题。

### 大与小

我总喜欢引用黑格尔的话:一个人走不出自己的时代,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。

这些大匠们,出生于20世纪40—60年代,在20世纪已经占据了文学史的相应位置——麦家获茅盾文学奖后说:2000年之前,江山已定。文学在20世纪与21世纪是两种互相关连又大相径庭的物事,于中国社会而言,不同的功能与定位让文学像手机一样,被“重新发明”了一遍。大匠们的出走——有些是肉体的,有些是精神的,觉今是而昨非——恰恰喻示着文学本身的嬗变。

像韩少功,在他们那一代作家里,以清醒的反思与自我边缘化的姿态著称,他提到“寻根”:“连一些温和的文坛老前辈,冯牧啊,陈荒煤啊,见我都像见了失足青年,恨铁不成钢。可见八十年代也有肤浅和僵化的一面。”

### 变与常

《大匠来了》不只是要提供一些著名作家的创作生命历程,它背后有访谈者大的构思

与布局。汪曾祺写过:“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,这样一个作家——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,是西南联大。”让一名作家成为这样一名作家的,是时代的皮肤。最近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:当我们从历史中找寻一些个案来描述一个时代,我们应该关注什么?是不是应该关注同时代人都会遭逢的“共同问题”,再加上每一个体做出的“独特选择”?正如欧阳江河说,他去了国外,失去了读者,其实就失去了诗人自身。没有人是一座孤岛,这些作家从故乡走出来,又回到或望向肉体或精神的故乡,他们的作品承载着所有的记忆,但是更重要的或许不是见诸笔端的叙事,而是他们有意无意遗漏的细节。张英的这些访谈,很好地补充了作品与传记里不曾触及的隐秘。它让我们窥见了每一位大匠生命中的“变与常”。

稍有遗憾的是,在有些访谈里,张英描述了访谈时的环境与对象的状态——这非常好,构建了足够的谈话氛围——但这样的设置并非每章都有,没有这些描述,访谈者向读者传递的信息不免有所缺失。时间越久,这种缺失就越明显,那是肖全《我们这一代》里用镜头捕捉的时代感(像余华在站牌下那张)。如果贯穿三十年的每次访谈,张英都能用文字再现那些生动的场景,这本书会更像一部合力共筹的“文学史微观察”,不只有筋骨的凸显,更有血肉的温暖。这种温暖来自访谈者与受访者的真诚,也来自我们共同经历又幸而留存的时代。